

人神之間：諾貝爾大師馬赫富茲的宗教與科學之辯證

王經仁*

摘要

1994年10月14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作家納吉布·馬赫富茲在自家附近遭到宗教激進份子的刺殺攻擊。他當時已是年邁的83歲，頸部受到嚴重刺傷，但是幸運地保住了一命。據兇嫌供稱是因為不滿馬赫富茲部分作品中的宗教意識，所以行兇。荒謬的是，兇嫌連馬赫富茲的作品都沒有讀過，他是因為受到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命令而行兇。這個事件，在當時的伊斯蘭地區以及世界各地，又再度引發了宗教思想與自由的意見表達之間的激烈爭論。

馬赫富茲於1988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今僅有的一位以阿拉伯文寫作而獲此獎項的作家。他1911年出生於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他2006年過世時，已出版了35部小說、16部短篇小說集、數十部劇本，以及許多報章雜誌的論文。而本論文特別要討論的是出版於1956-57年的作品「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以及1959年出刊的《我們街區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Alley*)。這兩部作品除了它們的成熟的文學技巧以及豐富的的文學意涵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文字當中所反應出來的宗教意識。在馬赫富茲的許多作品當中都「隱含」著一些宗教訊息。「隱含」，是因為宗教在伊斯蘭世界是個敏感的議題。作家們如果不想成為宗教極端份子的攻擊對象，就必須很技巧地處理宗教議題。馬赫富茲在「開羅三部曲」的故事當中，穿插了許多宗教與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衝突與影響。而在《我們街區的孩子們》中，他利用宗教寓言的方式來影射國家內部的衝突現象以及揭示獨裁統治與社會中的不公不義。這本小說也因此激怒了許多宗教學者和團體。馬赫富茲特別是因為這本小說而遭到了刺殺攻擊。因此，為了了解馬赫富茲對於宗教和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應有地位的看法，本篇論文將以前述的兩部小說為主軸，並藉由許多第一手的專訪資料來分析並探討他所認為的理想社會中的人神關係。

關鍵字：馬赫富茲、開羅三部曲、《我們街區的孩子們》、文學裡的宗教

*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2015年9月21日投稿 2015年10月22日通過

Of God and Men: Nobel Laureate Naguib Mahfouz's Dialectics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Wang, Ching-Jen*

Abstract

On the 14th of October 1994, the Nobel Laureate Naguib Mahfouz was seriously wounded in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by an Islamic extremist. Even though he was already 83 years old, luckily he survived the attack. The assassin claimed that he stabbed Mahfouz because he was displeased with some of Mahfouz's works. This event opened up again the vehement debate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between relig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Mahfouz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88 and was the only Arab writer until now who had received this honor. He was very prolific, and had written many novels, short stories, plays and essay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In this paper, I will focus the discussion on two of his earlier novels, *The Cairo Trilogy* (1956-57) and *Children of the Alley* (1959). These two novels, with their demonstrated skillful writing techniques and diversified literary elements, have contained rich religious implications that have become the center of many readers' attention. In *The Cairo Trilogy*, Mahfouz discusses, among others, the state and status of religion in the Egyptian society, and advoc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into people's everyday lives. In *Children of the Alley*, he employs a religious allegory to reflect on the various issues from which the society has been suffering, such as tyranny and injustice. This novel, with its much innuendo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of religion in a modern society, infuriates many religious scholars and groups and has caused his assassin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ahfouz's position on the plac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in a Muslim community, this paper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novels, and further utilizes many first-hand personal interviews to shed light on his thoughts on the ideal divine-human relationships in a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Naguib Mahfouz, Najib Mahfuz, Cairo Trilogy, Children of the Alley, religion in literatur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人神之間：諾貝爾大師馬赫富茲的宗教與科學之辯證

王經仁

壹、前言

1994年10月14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作家納吉布·馬赫富茲在自家附近遭到刺殺行動攻擊。他的頸部受到嚴重刺傷。在送到醫院緊急治療之後，保住了一命。他當時已是年邁的83歲。攻擊他的兇嫌是一位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刺殺他的動機，據兇嫌供稱是因為不滿馬赫富茲部分作品中的宗教意識。荒謬的是，兇嫌連馬赫富茲的作品都沒有讀過，他是因為受到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命令而行兇。世界各地的文學界，以及多國元首同聲譴責暴行。這個事件，在當時的伊斯蘭地區以及世界各地，又再度引發了宗教思想與自由的意見表達之間的激烈爭論。

馬赫富茲於1988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今僅有的一位以阿拉伯文寫作而獲此獎項的作家。他1911年出生於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他2006年過世時，已出版了35部小說、16部短篇小說集、數十部劇本，以及許多報章雜誌的論文。(Elmarsafy 23)早在學生時代，馬赫富茲就對寫作有很大的興趣。早期寫作是以歷史小說為主。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古夫王的智慧》(*Khufu's Wisdom*)，顧名思義，是一本以法老王古夫為歷史背景的小說。40年代開始，馬赫富茲轉入寫實小說的寫作。主要的作品皆在反應埃及社會在英國殖民時代的生活狀況。出版於1956-57年的三部作品《宮間街》(*Bayna al-Qasrayn*)、《思宮街》(*Qasr al-Shwarq*)和《蜜糖街》(*al-Sukkariya*)，一般稱之為「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以下簡稱為『三部曲』)，是他寫實時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故事描述自1917年至1944年二戰結束前的埃及社會變遷。1959年他在報紙出刊了《我們街區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Alley*，以下簡稱《街區孩子》)。¹ 其

¹ 書籍的阿文名稱為 *Awlad Haratina*。英文有兩個譯本：Philip Stewart 1981 年的版本將書名翻譯

中的主要的故事發展是一個大家族的興亡盛衰史。故事劇情看似寫實，實質上確更像是一部宗教的寓言故事。這兩部作品都是馬赫富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在宣佈得獎新聞的官方訊息當中，特別提到了幾部馬赫富茲的作品，「三部曲」和《街區孩子》就是其中的兩部。² 這兩部作品除了它們的成熟的文學技巧以及豐富的的文學意涵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文字當中所反應出來的宗教意識。在馬赫富茲的許多作品當中都「隱含」著一些宗教訊息。「隱含」，因為宗教在伊斯蘭世界是個敏感的議題。作家們如果不想成為宗教極端份子的攻擊對象，就必須很技巧地處理宗教議題。馬赫富茲在「開羅三部曲」的故事當中，穿插了許多宗教與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衝突與影響。而在《我們街區的孩子們》中，他利用宗教寓言的方式來影射國家內部的衝突現象以及揭示獨裁統治與社會中的種種不公不義。這本小說也因此激怒了許多宗教學者和團體。馬赫富茲特別是因為這本小說而遭到了刺殺攻擊。因此，為了了解馬赫富茲對於宗教和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應有地位的看法，本篇論文將以前述的兩部小說為主軸，並藉由許多第一手的專訪資料來分析並探討他所認為的理想社會中的人神關係。

貳、刺殺事件始末

為什麼 1959 年出刊的小說《街區孩子》會與 35 年後，1994 年的攻擊事件有所關連？許多埃及重要的小說，都是先以報紙連載的方式刊登，然後以書籍的方式出版。《街區孩子》也不例外。這部小說是先在埃及的最大報《金字塔報》(*al-Ahram*)連載，然後多年後才在異地出版。小說在刊載不久就引起了部份讀者和宗教人士強烈的負面評論。書中涉及了影射對於宗教以及宗教人物的批評，

為 *Children of Gebelawi*。Peter Theroux 1996 年的譯本把書名譯為 *Children of the Alley*。中文有一個譯本，由關僂所譯，2000 年由桂冠圖書所出版，書名譯為《街魂》。由於中文譯名與原文相差甚遠，所以筆者決定不予採用。

² 諾貝爾官方網站："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8 - Press Releas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16 Aug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8/press.html

所以遭到埃及最高宗教機構愛資哈爾(al-Azhar)的抗議，認為這是一本褻瀆宗教的書籍，也因此，《街區孩子》在埃及被禁，無法出版。一直到 1967 年才以書本的方式，在思潮較為開放的黎巴嫩出版。這本書的爭議本來可以就此落幕，但是因為另外兩個事件加乘的結果，使得《街區孩子》的爭議問題在多年之後再度爆發出來。第一個事件是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的出版；第二件則是馬赫富茲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魔鬼詩篇》於 1988 年 9 月出版，在西方世界得到很好的評語，後來甚至進入了文學大獎 Booker Prize 的候選名單。可是這本書在伊斯蘭世界，被認為對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侮辱至極，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在同年 10 月，諾貝爾文學獎揭曉。馬赫富茲跨出了阿拉伯文學領域，成為世界知名的作家。而此時，《魔鬼詩篇》事件持續升溫，到了 1989 年 2 月，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下達了死亡詔書，呼籲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追殺魯西迪。當這位新科諾貝爾獎得主馬赫富茲被問到對《魔鬼詩篇》事件對看法時，他說自己沒有讀過那本書，但是表達了對死亡詔書的絕對反對，同時捍衛作為一個作家，應享有的絕對言論自由。(Viorst 34-35)³ 他的這番言論，當然激怒了許多宗教人士。也因此，馬赫富茲過去的作品在此時又被拿出來檢視。尤其是將近 30 年前有爭議的《街區孩子》，此時又再度成為箭靶。在何梅尼下達死亡教令之後，伊斯蘭激進組織 The Islamic Group (Al-Jama'a al-Islamiya)⁴ 領袖 Omar Abdel-Rahman 表示，「如果馬赫富茲當初因為寫《街區孩子》而受到懲罰，魯西迪可能就不會冒險出版《魔鬼詩篇》了。」⁵ (McCrum, *The Guardian*) Abdel-Rahman 的這番言論，也為刺殺馬赫富茲的行動建立了合理性。

在 50 和 60 年代《街區孩子》出刊時，在納瑟領導的埃及當中，社會氛圍和宗教機構對於不同的宗教見解還享有較高的自由度。但是到了 90 年代，已是

³ Viorst, Milton. "Man of Gamaliya." *New Yorker* 66.20 (July 2, 1990), pp. 34-35.

⁴ The Islamic Group 與許多國際恐怖行動有關聯。其中包括 1997 年在埃及路克索的殺戮事件。58 名外國觀光客及 4 位埃及人在事件中喪生。

⁵ *The Guardian*, 3 September, 2006. 原文: "If Mahfouz had been punished for writing *Children of Gebelawi*, Rushdie would never have risked publishing *The Satanic Verses*."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6/sep/03/culture.features>, Accessed 08/16/2015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活動的高峰時期。其中還包括數個對西方觀光客的綁架和屠殺行動。《街區孩子》在 60 年代可以受到某種程度的容忍，可是到了 90 年代情況已經大大不同了。而事實上，在馬赫富茲之前，就有作家如 Faraj Foda，因為宗教理念不同而被暗殺的事件。Foda 是一位世俗主義者的大學教授和作家，長期公開支持政教分離和批評伊斯蘭宗教機構。1992 年 6 月，他被兩位同屬於前述的伊斯蘭組織 The Islamic Group 的極端份子暗殺身亡。刺殺的原因是因為在 5 月時，愛資哈爾教長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已經頒發了死亡教令，宣稱「他 (Foda) 的所做所為都是反伊斯蘭教條的。」⁶ (Baets 196) 事實上，Foda 的死在 1990 年代的埃及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從 1992 年 3 月到 1993 年 9 月，已經有 202 人因為「政治因素」而遭暗殺。(Miller 26) 而這裡所指的「政治因素」，正是他們的宗教理念。所以由此看來，1994 年馬赫富茲遭到攻擊，只是埃及伊斯蘭主義的打擊異己和擴張行動中的一環而已。但是因為馬赫富茲的名氣，所以這種在埃及已經有許多前例的事件，變成了國際新聞。

1994 年 10 月 14 日清晨，馬赫富茲在前往每週固定聚會的咖啡館時，在他的居所外面遭到了一位年輕人的攻擊，持刀刺傷了他的脖子。傷勢非常嚴重。但是幸運地，馬赫富茲的住家剛好在醫院附近，而且開車送他的友人剛好是一位醫生。馬赫富茲當時雖然已經 83 歲高齡，但是仍然倖存下來。⁷ 世界媒體譁然。而埃及媒體對於這個刺殺事件，採取了反制的行動。兩週後，在 10 月 29 日，*al-Ahali* 週報將《街區孩子》的全文以特刊方式刊登，只販賣象徵性的一埃及磅，⁸ 以抗議宗教激進份子的暴行。(Najja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140) 馬赫富茲在他早期的小說中就已經顯現出他對宗教和世俗之間辯證關係的關注。同時，在他寫作生涯裡的多數作品當中，都用過不同的形式來呈現。但是對宗教議題有最激烈或熱切的表達的作品，莫過於「三部曲」和《街區孩子》，

⁶ 原文：“everything he did was against Islam.”

⁷ “Naguib Mahfouz – Documentary”.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6 Sep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8/mahfouz-docu.html>

⁸ 約 4 元 1 角台幣。

後者甚至因為其中的宗教意涵，為他帶來了血光之災。因此，接下來的部分，將討論在這兩部作品中，馬赫富茲如何運用文學技巧來呈現他對於宗教的思考及看法。

參、「三部曲」和《街區孩子》

「三部曲」於 1956-57 年出版。據馬赫富茲本人說，手稿在 1952 年四月，納瑟革命（1952 年 7 月 23 日）前就完稿了。(Allen 114) 也就是說，儘管「三部曲」在革命後 4 到 5 年才出版，但是對於埃及 1952 年革命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三部曲」中是完全沒有提到的。「三部曲」顧名思義，由三部分所組成，而這三部分，分別是取名自三條開羅舊街區的街名：《宮間街》(Bayna al-Qasrayn)、《思宮街》(Qasr al-Shawq)和《蜜糖街》(al-Sukkariya)。三本小說共超過 1500 頁的阿拉伯原文。故事的背景從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民族主義高漲、受英國殖民的埃及社會開始，一直到 1944 年二戰結束前為止。劇情主要圍繞著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的三代之間與埃及社會發展的故事。家庭的大家長 Al-Sayyid Ahmad Abd al-Jawad 是一個對妻子和家人極端嚴苛，要求他們絕對的順從。兒女們每天要向他請安，親吻他的手。在他跟前，他們都十分顫抖害怕。Al-Sayyid Ahmad 平常在家人面前表現的是一副道貌岸然、一個虔誠教徒的樣子，而私底下卻瞞著家人，在外飲酒狂歡，夜夜笙歌，過著另一種完全悖離他平日正直形象、道德淪喪以及違反宗教戒律的浪蕩生活。他知道他的行為是違反伊斯蘭的教條，所以每日在他的狂歡之後，他會要求阿拉原諒他。

馬赫富茲在「三部曲」中，尤其強調價新舊值觀之間衝突的描繪。他在字裡行間，穿插著他對時代轉變，西方價值的衝擊的看法。Al-Sayyid Ahmad 的大兒子 Yasin 承襲了父親的習性，也沈迷於風月場所，代表了舊社會。二兒子 Fahmi 就讀師專，挑戰傳統價值。他同時崇尚國族主義，熱衷反殖民活動。他在一次對英國人的街頭示威抗爭中喪生。三部曲的第一部《宮間街》，就在他的死亡的悲劇氣氛當中結束。

至於三兒子 Kamal，文評家一致認為他是小說的核心人物。馬赫富茲思將他個人想表達的思想，都集中在 Kamal 的身上。Kamal 代表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對新思潮的渴望。在他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後，開始有了與他父執輩不同的想法。他不相信民間的一些迷信的傳統，包括朗誦某些古蘭經的經文可以驅魔，更不相信朝拜埋藏在開羅 Husayn 清真寺中，先知穆罕默德的孫子 Husayn 的腐敗頭顱，⁹ 可以保佑他的健康及生活的順遂。Kamal 在接觸到西方的知識後，對於科學與科學所可能創造的未來充滿希望和期盼。而在同時，他也對宗教產生了懷疑。當 Kamal 接觸到了達爾文進化論後，進而對這個來自英國的理論產生興趣而潛心研究。《思宮街》第 33 章中描述他後來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有關進化論的文章，名為〈人類的起源〉(Asl al-Insan)，可是被父親讀到了。他們父子之間，進而有了一段新舊思想的辯證。

人類是猿猴的後代？父親質問他為什麼散佈這種無神論的邪理。難道沒有其他更好的題材可以寫嗎？Kamal 解釋自己只是要介紹一個新的理論，並不是要散布邪惡的思想。他認為真正的信徒是不會隨便被一個理論說影響的。馬赫富茲在這裏呈現了新舊世代之間的衝突，但是並沒有很突兀地對其中一種看法提出強烈地批判。在父子的對話之後，Kamal 陷入了內心的沈思，他自忖著：「他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在把稿件寄給雜誌社以前，他遲疑了很久。他這麼做就好像是想要向人們宣告他的信仰已死。在兩年前，他的信仰還能夠低檔 al-Ma‘arri 和 al-Khayyam 的懷疑論，直到科學的鐵腕將他緊緊地抓住。」¹⁰(*Qasr al-Shawq* 347) 而之後的另外一個事件，更加深了 Kamal 對宗教的懷疑論，他的信仰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當 Kamal 在偶然間，經由大哥 Yasin 的告知，發現了他崇高威嚴而且正直的父親，竟然私底下是個道德淪喪的雙面人。他沮喪地回到家裡，有了一段很

⁹ 一些遜尼派的學者相信 Husayn 的頭顱是埋葬在開羅 Husayn 清真寺內。

¹⁰ 原文： " لماذا كتب مقالته؟ لقد تردد طويلا قبل أن يرأسها إلى المجلة، ولكنه كان كأنما يود أن ينعي إلى الناس عقيدته. لقد ثبتت عقيدته طوال العا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أمام عواصف الشك التي أرسلها المعري والخيام، حتى هوت عليها قبضة العلم الحديدية فكانت القاضية. "

長、帶有很強的象徵意義的獨白。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說到：「但是父親，你不是唯一思想改變的人。阿拉已經不是以前我所崇拜的阿拉 ... 我已經決定與你的獨裁劃清界線，不是用抵禦或是反抗的方式 ... 而是逃離。是的，在我有能力自立時，我一定會離開。」¹¹ (*Qasr al-Shawq* 385)

馬赫富茲對於這段獨白的安排，有著很特殊的意義。父親對他來說，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宗教領袖，因為害怕和敬仰所以屈服。宗教之於 Kamal 就是一個嚴苛的父親。用威嚇的方法使人順從。因為父親的雙重性格，他開始對父親（宗教）產生懷疑和失望。Kamal 是一個懷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他不斷地思考，沒有宗教人可能過著有道德的生活嗎？他認為人們活在無知(al-jahl)當中。而相對於無知的不是得到了伊斯蘭的教化，而是獲得科學的啓發。科學才是走出無知的方法。

「三部曲」在 1952 年完稿。而《街區孩子》在 1959 年才開始在報紙上連載。其中有 7 年的時間，馬赫富茲沈潛在《街區孩子》的思考醞釀當中。在此必須附帶一提的是，早期阿拉伯世界的，少有專職的作家。寫作是一門無法溫飽的行業。馬赫富茲在埃及從事 30 多年的公職，從 1934 年一直到 1971 年他 60 歲是才從公職退休，成為專職的作家。儘管他在 1962 年就已經獲得埃及授予的文學大獎(Egyptian State Prize)，在 1968 年也再度得獎，但是他仍然保有公職，一直到確信寫作可以為他和家人到來足夠的溫飽才從公職退休。

《街區孩子》是以連載的方式刊出，而後因為在埃及被禁，所以在 1967 年才在貝魯特出版。儘管小說內容看起來是一個發生在 19、20 世紀的開羅舊街區的故事，《街區孩子》被許多讀者及批評家認為是一個反宗教的寓言故事，因為其中的主要角色，幾乎無法否認地對映伊斯蘭、基督教和猶太教經典中的重要人物。

故事的發展從 Gabalawi 的大家族開始，與聖經的創世紀(Genesis)有許多雷

¹¹ 原文： "ولكن لست وحدك الذي تغيرت فكرته، الله نفسه لم يعد الله الذي عبدته قديما...إني قررت أن أضع حدا لاستبدادك، لا بالتحدى والعصيان...ولكن بالهجرة! أجل، لأهاجر من بيتك حال أقف على قدمي."

同之處。一家之主 Gabalawi 將家裡的信託基金交給了由僕人所生庶出的小兒子 Adham 來管理，引起了大兒子 Idris（撒旦）的不滿。在與父親發生爭執之後，Idris 被逐出家門。Idris 雖然已經離開 Gabalawi 的大宅，可是住得不遠。他利用機會慫恿 Adham 去偷看父親的遺囑（禁果），想知道日後金錢如何分配。Adham 不願意，可是在妻子（象徵夏娃）的鼓吹之下，事跡敗露，被父親發現，也因此被逐出大宅（象徵伊甸園）。故事的開場中幾乎已經清楚地點出幾個創世紀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脈絡：亞當、夏娃、撒旦、禁果以及逐出伊甸園。

劇情根據人類宗教文明發展的時序來安排：從創世紀人類的祖先亞當出現之後，接著是猶太教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穌基督、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而最後登場的是科學，代表現代的宗教。一般讀者都可以清楚感受到故事中的角色所對應的宗教人物，因為其中的線索相當明顯：Gabalawi，故事中的獨裁者，代表上帝；大哥 Idris 是撒旦（Iblis；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魔鬼、撒旦）；Adham 是亞當(Adam)；然後 Jabal 是猶太教摩西；Rifa'a 是基督教的耶穌基督；Qasim 則代表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最後'Arafa 出場，代表知識，也就是科學。故事的結尾是一個悲劇性的高潮，最能代表整個作品核心思想。那就是他們的後代之間彼此殺戮鬥爭，最後，'Arafa 所象徵的知識科學，因為誤殺了僕人，造成了年邁頑固的父親 Gabalawi 激憤而死。「上帝已死」，科學終究戰勝了宗教。除此上述的影射之外，還有一個完全無法忽略、與伊斯蘭相關的「巧合」，那就是《街區孩子》是由 114 章所組成。熟悉伊斯蘭教的人都很清楚，古蘭經共有 114 章。這個數字對穆斯林來說，是非常敏感的。馬赫富茲若想要否認這「114」與古蘭經無關，恐怕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肆、馬赫富茲的思想脈絡

馬赫富茲的思想蘊育是有脈絡可循的。他在開羅大學求學時，主修的是西方哲學。他對西方的哲學家 and 哲學理論，是如數家珍。而在阿拉伯本土的知識份子方面，他受到多位作家與思想家的影響。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兩位是 Taha

Hussein (1889-1973)和 Salam Musa (1887-1958)。他們兩位都與西方世界有深厚的淵源，而且都崇尚自由理性的思考。

Taha Hussein 是阿拉伯世界很重要而且知名的作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雖然 Taha Hussein 從保守的愛資哈爾大學畢業，但是對於傳統式的教學方式深感不滿。他後來進入埃及大學(Egyptian University)，也就是現在的開羅大學(Cairo University)修習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一位十世紀的盲詩人 Abu al-Ala' al-Ma'arri (973-1057)。Al-Ma'arri 崇尚理性思考，對宗教和傳統抱持懷疑的態度，同時也認為「宗教是一種儀式化的迷信行爲，經由習俗來實行。」¹² 他這種近乎反宗教的理念自然對 Taha Hussein 的宗教觀有很大的影響。Taha Hussein 在 1914-1918 年留學法國，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上也深受歐洲啓蒙運動的影響。他在埃及引起最大震撼的是 1926 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蒙昧時期詩歌》(*Fi al-Shi'r al-Jahili*)，在書中提出指控「因為宗教的動機使得先人偽造了所謂的蒙昧時期的詩。」(Najjar, “The Debate”, 3) 這是一個向傳統思想宣戰的舉動，同時也是昭告年輕的世代，應該要用於挑戰傳統，解放桎梏的思維。另外，在 1938 年他出版的《埃及的文化前景》(*Mustaqbal al-Thaqafa fi Misr*)也引起政治文化界很大的騷動。書中力挺政教分離，也主張西方式的世俗教育。(Najjar, “The Debate”, 3) 他在書中同時還強調，在中世紀以前的伊斯蘭社會擷取了許多古希臘的哲學與科學的長處，才創造了伊斯蘭的輝煌的文明。因為鄂圖曼土耳其的統治，交流才中斷。所以阿拉伯人應該要回歸從前的文化交流，向地中海以及歐洲地區學習。(Zubaida 123)

由 Taha Hussein 的學術背景和經歷，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自由思考以及世俗的態度對馬赫富茲的影響。在 Somekh 的研究中提到馬赫富茲在一次訪談中說過 Taha Hussein 的著作《蒙昧時期詩歌》對他有極為深遠的影響。「這本書(*Fi al-Shi'r al-Jahili*)在他的思想發展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雖然是在年輕時讀過這本書，但是他，無論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都一直在它的影響之下。」

¹² 原文：“Al-Ma'arri, who notoriously characterized *din* as a ritualized superstition enforced in habit.”

¹³(Somekh 37-38)

另一位影響馬赫富茲的人是 Salama Musa，一位埃及世俗主義的基督徒。他對馬赫富茲的影響是直接而且深遠的。馬赫富茲在一次訪談當中曾說：「從 Musa 那裡，我學到了相信科學、社會主義、和容忍。」¹⁴(Somekh 38) 馬赫富茲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是相信馬克思主義信條的社會公正、對科學的推崇，以及它對人文的全面觀點。(Najjar 143) 馬赫富茲對 Musa 十分景仰。他將自己還在大學求學時，第一次和 Musa 見面的場景寫入「三部曲」的第三部《蜜糖街》的第 13 章當中。(El-Enany, *Naguib Mahfouz*, 13) 其中雜誌社的社長 Adli Karim 就是 Musa。馬赫富茲最早期的寫作是刊登在 Musa 出版的雜誌《新期刊》(al-Majalla al-Jadida)內。他的第一部小說《命運的遊戲》(The Game of Fates) 也是 Musa 幫他出版的。Musa 不只對他有精神上的啓發，同時也有實質上的提拔。El-Enany 在他的研究當中指出：「在馬赫富茲超過 60 年的創作生涯當中，我們幾乎可以在他每一本作品當中，發現 Musa 的世俗、社會主義和進化論的人生觀。」(El-Enany, *Naguib Mahfouz*, 12)¹⁵ Musa 對馬赫富茲的影響可見一般。

伍、馬赫富茲談宗教

宗教，是一個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們很難不面對的問題。在埃及，政治社會與宗教是緊緊地糾結在一起。談論政治社會議題，就必須談論宗教。而宗教議題總是太過敏感，尺度難以掌握，因此許多作家只好用隱晦的方式或是象徵主義的手法來處理，透過符號或是寓言的方式來傳達信息。在馬赫富茲早期的小說《新開羅》(al-Qahirah al-Jadidah)書中，當他面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以及社會主義的爭辯時，他用持平的兩種聲音來呈現意見，但是最終，他還是將自己的立場隱藏在其中。聰明的讀者可以從隱藏於文字當中的蛛絲馬跡和弦外之音找

¹³ 專訪來自“Interview with Banna” (*al-Adab*, July 1960, p.236) 引述自 Somekh, 37-38。原文：“He mentions this work as the book that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h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 having read it in his youth, he always remained under its impact,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¹⁴ 原文：From Salama Musa I have learned to believe in science, socialism and tolerance.”

¹⁵ 原文：“Salama Musa whose secularist, socialist and evolutionist outlook on life can be found in almost every book that Mahfouz has written during more than sixty years of his creative life.”

到屬於作者的論點。事實上，這是馬赫富茲處理敏感議題的一貫手法，這種間接表達方式，同時能夠讓自己避免遭到不必要的控訴和言語攻擊。他自己也曾解釋過：「中立的意見只是小說的表現手法之一」¹⁶(El-Enany, “Religion”, 2) 在中立之下，隱藏著他真實的意見。

馬赫富茲在宗教對於社會政治的影響是有強烈意見的。那麼，他的宗教觀到底是如何呢？馬赫富茲受到了現代西方哲學思想以及像 Taha Hussein 和 Salama Musa 這類的崇尚理性思考的阿拉伯知識份子的影響，他在神與人之間的看法自然很清楚。但是如前所述，在一個對宗教議題十分敏感的埃及社會，他是不能用直接批判的方式來表達的。他通常用一種比較「安全」的方式，讓讀者和批評家來為他做詮釋。在一次訪談當中，他對訪問者說：「我不回答有關宗教的棘手問題...我寧願開放讓評論家來對這個議題做討論。」(El-Enany, “Religion”, 21)¹⁷ 本來文學就是一種藝術形式，讀者自身的體會和解讀應該比作者原本的意圖要更具意義。除非我們能夠就每一個字句與作者討論，否則是無法了解作者的原意。文學批評家 Roland Barthes 更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意指當作品被印成白紙黑字之後，這些文字全賴讀者的了解，與作者原來所想要表達的意圖無關了。故事是悲是喜，全賴讀者的體會。如果埃及讀者都能理性地視文學作品為一種藝術形式的表達，馬赫富茲就不可能受到攻擊了。

馬赫富茲在接受*The Paris Review*記者El Shabrawy的專訪時，談到自身的宗教經驗以及宗教對看法，他說：「小時候，我非常虔誠，父親也不會逼我去做星期五的禮拜，儘管他自己一定每週都到。... 但是後來我強烈地意識到宗教應該是開明的。... 我認為宗教很重要，但是也有潛在的危險。... 在埃及，宗教是最能聳動人心的事情。... 不幸的是，今天對於宗教的詮釋大半是落後的、

¹⁶ 原文：“neutrality between ideas is only technical...I am not neutral to the end.”

¹⁷ 原文：“I will not speak on the thorny question of religion...This is a subject that I prefer to leave open for the critics.”

而且與文明所需相違背的。」¹⁸(El Shabrawy 57)

如果馬赫富茲活在一個能夠自由表達的社會，或許他能夠更靈活地操弄他的寫作技巧。但是在埃及，一個政府實行出版審查制度、宗教團體操弄民意的國家，他必須隨時謹慎注意那條無形的線。可是在《街區孩子》小說中，對於伊斯蘭激進份子來說，他顯然已經跨越過了那條線了。

陸、《街區孩子》的讀者反應

宗教人士強烈認為《街區孩子》是一部褻瀆宗教的作品。宗教人物在馬赫富茲的描述下，呈現出詆毀和扭曲的面貌。他們最感到不滿的部分是馬赫富茲將 Gabalawi (God) 描述成獨裁沒有人性的暴君，同時將影射為先知穆罕默德的 Qasim 描述成對 Gabalawi 的心智狀況產生懷疑。同時在穆罕默德遇到了 Qindil (代表天使 Gabriel)¹⁹ 接受了「天啓」之後，穆罕默德的妻子甚至問他是不是抽了大麻，把現實何幻覺混在一起了。(Najjar 149-150) 這些暗喻都是宗教人士和團體所無法接受的。因為宗教人士的片面解讀，許多讀者也附和他們的看法，因而對《街區孩子》產生極大的反感。埃及著名的盲眼教長和作家 Abd al-Hamid Kishk 就批評《街區孩子》說：「從馬赫富茲的描述當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一種“隱藏在內，對伊斯蘭及其教條和律法的反感。”」(Najjar 154)

當然也有幫馬赫富茲做辯護的學者，如專欄作家 Ahmad Abd al-Mu'ti Hijazi 在《金字塔報》上所做的評論，他強調事實上，《街區孩子》故事中的核心討論是政治，而不是宗教。故事主角 Gabalawi，一般人所認為的上帝，其實是暗指當時的埃及總統納瑟。(Najjar 156) 因為 1952 年埃及革命政變，自由軍官納瑟以及他的同僚奪權。從 1952-59 年正是馬赫富茲觀察納瑟新政權的時候。但是他對新政府感到失望。到了 1959 年刊載《街區孩子》時，納瑟已經實施了許多

¹⁸ 原文：“I was especially religious when I was young. But my father put no pressure on me to go to Friday prayers, even though he went every week. Later on I began to feel strongly that religion should be open...I consider religion very important but also potentially dangerous...[I]n Egypt nothing moves people as much as religion...Unfortunately today's interpretations of religion are often backward and contradict the needs of civilization.”

¹⁹ 根據伊斯蘭的說法，穆罕默德的第一次天啓是在天使 Gabriel 的造訪之時發生的。

獨斷的措施，包括解散政黨、終止憲法、以及各式的監審措施來控制媒體以及出版業，充分展現了他專制獨裁的一面。(Najjar 157)所以在實質上，他是借用宗教來批判政治。或許也是一石兩鳥，當讀者們熱烈討論其中的影射時，宗教與政治同時成爲了問題的核心。

除了宗教人士和學者意外，頒獎給馬赫富茲的諾貝委員會對《街區孩子》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委員會的解讀，似乎是相當同意其中「上帝已死」的訊息。他們在公佈文學獎得獎人的媒體訊息當中提到：「《街區孩子》這本特殊小說的主題是有關一個人對於精神價值的永恆探索。亞當、夏娃、摩西、耶穌、穆罕默德以及其他，還有現代科學家，都巧妙地偽裝其中。在結尾，是科學家終究造成了食古不化的父親 Gebelawi（代表上帝）的死亡。不同的價值觀在善與惡的衝突當中緊張地對立著。」²⁰

柒、馬赫富茲的回應

對於外界將《街區孩子》是爲一本詆毀宗教的小說，馬赫富茲堅決否認。儘管他對宗教有很清楚的見解，但是他不想介入宗教的紛爭當中。他認爲宗教是信仰，人應該有信仰的自由。他僅僅是分享個人的想法和意見，並並不要將自己的看法強加在別人身上。從以下幾段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專訪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馬赫富茲對於《街區孩子》這本小說的回答都相當一致地說明他沒有褻瀆宗教的意思。

在 1977 年，當他接受記者及文學批評家 Ghali al-Shukri 訪問，被問到《街區孩子》這本小說的藝術呈現方法時，馬赫富茲解釋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用現實來批評神話。或許與斯威夫特

²⁰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8 - Press Releas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5 Sep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8/press.html

原文：“The theme of the unusual novel *Children of Gebelawi* (1959) is man's everlasting search for spiritual values. Adam and Eve, Moses, Jesus, Mohammed and others, as well as the modern scientist, appear thinly disguised. It is the scientist who ultimatel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imeval father Gebelawi's (God's) death. Different norm systems are confronted with tension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相反，我用現實來批評神話。在《街區孩子》當中，我將神話故事穿上現實的外衣，以便於讀者更了解現實，進而對現實抱以更多的希望。」²¹ (Mahfuz, *Atahaddath ilaykum*, 71) 也就是說，馬赫富茲所書寫的《街區孩子》在本質上只是一個神話故事，不需多做不必要的解讀以及角色的對號入座。他批判的是神話中代表的價值觀，而不是現實本身。

同樣地，馬赫富茲在 1989 年接受文學批評家 Fouad Dawwara 訪問到有關《街區孩子》的時候，也有類似的回答。他說：「我想我是想寫一個神話性的故事。以這本書為例，我將場景從天上搬到人間，而不是從人間搬上去。《街區孩子》就是這樣的狀況。我把它當做純粹的寫實故事來書寫。」²² (Dawwarah 36-37)

在 1992 年接受 *The Paris Review* 雜誌記者 El Shabrawy 的專訪時，被問到書寫《街區孩子》的意圖時，他清楚地說：「我希望表達的是科學在社會中應該佔有一席之地，就像是一個新的宗教一樣。同時，科學不一定和宗教價值相違背。我希望說服讀者，如果我們拒絕宗教，那麼我們就拒絕了普世價值的人。不幸的是，《街區孩子》一直被不懂得如何閱讀故事的人，做了錯誤的詮釋。... 當然，這是一個寓言故事。我們的傳統中也有寓言，大家不可能不知道。」²³ (El Shabrawy 55) 馬赫富茲所要強調的是，他用寓言式的手法來呈現他的想法，肯定科學與宗教的和諧並存。可是，卻被無知的宗教人士曲解為對宗教的惡意攻擊。這是令人痛心的事。

在 1994 年他被刺傷還躺在醫院病床時，他還是必須為自己辯護。10 月 26

²¹ 原文：“Perhaps—and I say perhaps—it is something contrary to what [Jonathan] Swift does in his famous journey [Gulliver’s Travels]; he criticizes reality by way of the legend (*ustura*); but here I criticize the legend by way of reality. I have clothed the legend with the garb of reality, so that we may understand reality better, and have greater hope in it.” 引述自 Najja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160.

²² 原文：“Suppose I wanted to write a mythical story. In this case, I will bring it down from heaven to earth, instead of raising the earth to heaven. This is what I have done in *Awlad Haratina*... I have written it as a purely realistic story.” 引述自 Najja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156.

²³ 原文：“I wanted the book to show that science has a place in society, just as a new religion does, and that scie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lict with religious values. I wanted it to persuade readers that if we reject science, we reject the common man. Unfortunately, it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by those who don’t know how to read a story... But of course it’s an allegory. It’s not as though allegories are unknown in our tradition.”

日 al-Ahali 的報紙當中刊載了高等國家安全局總檢察官(Chief Prosecutor of High State Security)因為刺殺案件而詢問他有關於《街區孩子》這本小說的書寫。他們的對話如下：

檢察官：你寫作《街區孩子》的目的和企圖是什麼，特別是在犯嫌已經承認刺殺你的動機是因為這本小說？

馬赫富茲：我否認有這種（宗教）指涉。伊斯蘭主義者不了解書中的角色，而且也許他們根本沒讀過這本小說。當‘Arafa 發現自己受陷於代表專制與壓迫的掌權者的魔掌之中時，他終於相信 Gabalawi 的回歸一定會再使大宅的狀況變得更糟糕...小說並沒有悖離宗教，也沒有否定神的存在。它描述的是善與惡...我已經說過，宗教將人道從壓迫中解救出來，科學可以增進進步與繁榮，但是必須在宗教的原則之下。」(Najjar 159-60)

從上述的幾個專訪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馬赫富茲只是想提供現代社會更多不同的聲音和看法，沒有要攻擊宗教的意圖。為了避免激起不必要的爭議，馬赫富茲幾乎不駁斥任何對他作品不同的評論或解讀。他甚至表示，儘管有些解讀是他在小說書寫前後都沒想過的，但是也表示贊同。(Najjar 159) 因為馬赫富茲身為一位作家，他很清楚，對於文學作品的詮釋，讀者應該有全然的自由。而自由的背後，應該是理性和開放的思維。

捌、結論

1994 年馬赫富茲因為他的小說而遭受攻擊，讓言論自由及作家安全的議題又再度浮上檯面。在西方國家，作家是不必因為自己作品中的言論而擔心自身的安全。但是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宗教議題，常常讓作家深陷危險當中。馬赫富茲熱愛寫作，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不斷嘗試寫作出版。在從事公職以後，他將所有閒暇時間以及微薄的收入，都投入寫作出版的準備當中。他寫作，因為有許多想法想與讀者分享。他希望埃及是一個開放而且能夠接納多方意見的社群。宗教是個人的信仰，不應該是整個社會唯一衡量價值的標準。所以在他的

許多作品當中，他呈現不同的思考模式來啟發閱讀大眾對社會更多樣的想法。令人遺憾的是，多年來埃及社會的改變很少，民主和自由並沒有真正落實進入埃及的社會文化當中。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貧苦當中，每天所能關切的僅止於家庭的溫飽而已。對於所謂的民主或是思想的自由，似乎是個遙遠而且不切實際的夢。他們只能遵循傳統，讓封閉的舊思維帶領他們，讓有心人士用宗教煽動他們。

在「三部曲」當中，馬赫富茲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埃及，面臨西方殖民所帶來的思想的衝擊，以及新舊價值觀之間的衝突清楚地呈現在其中。他所最關心的是傳統的宗教思想是否限制了科學的發展，進而阻礙的社會的進步。

在《街區孩子》當中，他將一個大家族的興衰，昇華成爲一種超越時間空間的一個人類存亡的史詩。然而，因爲無知或是誤解，許多的讀者都認爲他在寓言故事之下所隱藏的是對於宗教不信任的批判。而這部 50 年代書寫的小說，因爲世代的變遷，使得他在 90 年代伊斯蘭主義高漲的時候，遭受到了攻擊。當然，也有文學批評家認爲不應過度解讀《街區孩子》，它只是一本小說，一個藝術的呈現，其中表達了專制的統治者、社會的不公不義、以及強者欺壓弱者的現象，並沒有褻瀆宗教。因爲《街區孩子》在報紙出刊後引起的爭議，使得馬赫富茲日後對於宗教議題的處理更爲謹慎。因此，《街區孩子》成爲他眾多作品當中，宗教性最強的一部。

馬赫富茲通常不對宗教議題做正面回答，因爲社會的氛圍以及宗教團體不時地對異己做言語或是人身的攻擊。他已經見識到許多同儕所遭受的傷害，甚至有人因而喪命。與宗教狂熱份子正面衝突，將是不智之舉。他對宗教的許許多多的意見，散見於他的作品當中。讀者必須細心品嚐體會，才能了解到他字裡行間所隱含的訊息。馬赫富茲應用他的文學技巧，將文字偽裝成一種不易解碼的符號，來避免引起爭議。當然，想要了解馬赫富茲對宗教的看法，除了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細心地擷取他的思想精華以外，很幸運地，在他成名之後也接受了許多專訪。也因此我們有許多第一手的資料來了解他對特定議題的看法。

在這些訪問當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馬赫富茲寫作的意圖無非是想利用文學這個平台來提供更多元的想法。他從不諱言地指出他相信科學與社會主義，但是他並不否認宗教。多元的社會應該容許多元的思考，否則人類將陷入無止境的戰爭和廝殺當中。

馬赫富茲在他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的演說²⁴當中說：「我是兩個文明的子嗣，這兩個文明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曾經有過美好的結合。第一個文明是七千年前的法老文明；而第二個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伊斯蘭文明。」²⁵ 馬赫富茲和 Taha Hussein 一樣，都認為埃及的傳統，除了伊斯蘭文明之外，更應該重視法老時期的埃及古文明。他們倆共同的志願，無非是強調文化的存在應該具有的多元性以及包容性。多元，才能豐富一個文化的內涵；而包容，才能確保文化發展的綿延、平和與長久。相信馬赫富茲的文字，經過時間的洗滌淬煉，能讓後代的讀者更受益於其中的智慧雋語。

參考文獻

英文：

- Allegretto-Diulio, Pamela. *Naguib Mahfouz a Western and Eastern Cage of Female Entrapment*.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7.
- Allen, Roger. *The Arabic Novel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aets, Antoon de. *Censorship of Historical Thought : A World Guide, 1945-2000*.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2002.
- Beard, Michael and Adnan Haydar, ed. *Naguib Mahfouz from Regional Fame to Global Recognition*.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²⁴ 馬赫富茲得獎時已經 77 歲了。他晚年健康狀況不佳，所以沒有親自到斯德哥爾摩出席頒獎儀式。他的講稿由他多年的好友，也是他在《金字塔》報(al-Ahram)的同事 Mohamed Salmawy 代為宣讀。先用阿拉伯文，然後用英文。

²⁵ 原文：“I am the s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at at a certain age in history have formed a happy marriage. The first of these, seven thousand years old, is the Pharaonic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one thousand four hundred years old, is the Islamic one.” (“Naguib Mahfouz - Nobel Lectur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15 Aug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8/mahfouz-lecture.html>)

Cragg, Kenneth. *The Pen and the Faith Eight Modern Muslim Writers and the Qur'an*.

London: Routledge, 2008.

Elad, Ami. "Mahfuz's 'Zabalawi': Six Stations of a Qu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6.4 (1994): 631-44.

-----, ed. *Writer, Culture, Text Studies in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Fredericton, N.B.: York Press Ltd., 1993.

El-Enany, Rasheed. *Naguib Mahfouz the Pursuit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1993.

-----, "Religion in the Novels of Naguib Mahfouz."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5.1/2 (1988): 21-27.

Elmarsafy, Ziad. *Sufism in the Contemporary Arabic Nove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El Shabrawy, Charlotte. "Naguib Mahfouz, the Art of Fiction No. 129." *The Paris Review* 34.123 (Summer 1992): 51-73.

Judy, Ronald AT. "Some Thoughts on Naguib Mahfouz in the Spirit of Secular Criticism." *Boundary 2* 34.2 (2007): 21-54.

McCrum, Robert. "Naguib Mahfouz (1911-2006)." *The Guardian* 2006.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6/sep/03/culture.features>> (Accessed 08/16/2015).

Mikhail, Mona N. *Studies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Mahfouz and Idri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ller, Judith. *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Reporting from a Militant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Milson, Menahem. *Najib Mahfuz the Novelist-Philosopher of Cair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Mikhail, Mona N. *Studies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Mahfouz and Idri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Naguib Mahfouz - Nobel Lecture".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15 Aug 20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

1988/mahfouz-lecture.html>

Najjar, Fauzi M.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The Case of Naguib Mahfouz."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5.1 (1998): 139-68.

----- "The Debate on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Egyp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18.2 (1996): 1-21.

Nijland, C. "Naguib Mahfouz and Islam. An Analysis of Some Novels." *Die Welt des Islams* 23/24 (1984): 136-55.

Noorani, Yaseen. *Culture and Hegemony in the Colonial Middle E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eled, Mattityahu. *Religion, My Own the Literary Works of Najib Mahfuz*.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83.

Sakkut, Hamdi. "Naguib Mahfouz and the Sufi Way." in *The View from within Writers and Critics on Contemporary Arabic Literature*. Ed. Harlow, Ghazoul Ferial J. and Barbara.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4.

Salmawy, Mohamed. *Last Station Naguib Mahfouz Looking Back*.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7.

Somekh, Sasson. *The Changing Rhythm*. Leiden: E.J. Brill, 1973.

Viorst, Milton. "Man of Gamaliya." *New Yorker* 66.20 (July 2, 1990): 32-53.

Zubaida, Sami. *Beyond Isla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2011.

阿拉伯文：

Dawwarah, Fuad. *Najib Mahfuz: Min Al-Qawmiyyah Ila al-'Alamiyyah*. Al-Qahirah: Al-Hay'ah al-Misriya al-'Ammah, 1989.

Mahfuz, Najib. *Athhaddath Ilaykum*. Bayrut: Dar al-'Awdah, 1977.

----- *Awlad Haratina*. Bayrut: Dar al-Adab, 1986.

----- *Bayna al-Qasrayn*. Al-Qahirah: Maktabat al-Misr, [1983].

----- *Qasr al-Shawq*. Al-Qahirah: Maktabat al-Misr, [1983].

----- *Al-Sukkariya*. Al-Qahirah: Maktabat al-Misr, [1983].